

四海惊奇

情

海惊奇

古林编

岳麓书社



前 言

经过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的沉重打击，宋太祖赵匡胤一统江山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和维护封建制度，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生产关系由授田制改为庄田制，农民也可自由购买土地，生产力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随着农业的繁荣，手工业、商业也得到了发展。到南宋时，全国已出现了很多大中城市，形成了一个以商人、小贩、手工业者及从事各项杂业的贫民为主体的、富有朝气的市民阶层。从而反映日益壮大的广大市民阶层的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作品，也就随之产生。另一方面，宋朝程朱理学大兴，“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清规戒律与市民思想格格不入，唐代盛极一时的文言传奇小说，到宋代也被打上理学的烙印而走上衰落；而起源于唐代的白话说话，以反抗正统封建礼教为基调，却长期活跃于市井，被广大下层人士喜闻乐见，此时得以崛起。加上宋仁宗、徽宗、高宗等万人之上的人物也都喜听说话，因而宋代的话本创作便空前繁荣起来，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大变迁——宋元以后，小说、戏曲这两种市民文学，便逐渐取

代诗歌而主导着中国文学史，涌现了众多世界重量级的作家作品。

什么叫“说话”？就是说故事，讲故事。由于是用口语，当然也就是白话。当时民间艺人讲故事的底本叫做“话本”，元明以来，话本被写定刊刻，就成为传世之白话小说了。历史经历宋元之更迭，社会经济曾一度倒退。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都市又趋繁荣，市民阶层更加壮大，资本主义因素在萌芽，文人们学习、模仿宋代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于是加工或新编出大量白话小说，由供人听而变为供人读。这就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拟话本，冯梦龙和凌濛初则是当时写作拟话本的特级大师。

宋元明清这些白话短篇小说，从思想内容分析，大都广泛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即使是写历史，也都带有当时时代的印记；从人物形象分析，商人、小贩、手工业者、佣仆、妇女及其他下层人士，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即使是写帝王官吏，也大都附有市民的思想气味；从艺术手法分析，大都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形象，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刻画有独到之功。近千年来，它一直深受亿万读者喜爱。话本和拟话本作为一种市民文学，当然主要是供当时市民欣赏和娱乐，一方面它坚持反抗封建压迫，要求人身自由，表现出一种朦胧的民主意识，但也反映了当时市井间“性解放”的呼声；另一

方面，它也跳不出封建意识阴谋之笼罩，尤其是迷信思想影响，但却又遵守“寓教于乐”的创作原则，强调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所以，我国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往往是瑕瑜并存，精华与糟粕互见。为此，我们根据传奇性、趣味性、教育性三原则，从宋元明清四十来种白话短篇小说集中精选了99篇佳作，共110万字，分作四个分册，命之为《四海惊奇》：

《情海惊奇》26篇，讴歌了青年男女蔑视封建礼教，甚至舍生去追求纯洁爱情与婚姻自主的精神；有情人所成之眷属，历尽劫磨，或破镜重圆，或以身殉情，始终坚贞专一，生死不渝。一片情情深似海，真是人世间至美的高度集中。

《义海惊奇》23篇，从中可见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舍己为人、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仗义施财、助人为乐、以信义为重、知恩报德的善良品行和维护正义、激义愤报大仇的义举，则又无不为之赞颂。万种义义重似海，确是传统美德之大发扬。

《法海惊奇》24篇，处处可见清官廉吏之刚直果断，保护善类；昏官贪吏之冤屈无辜，草菅人命；流氓盗霸之奸淫掳掠，凶横残毒。亦随之可见黑社会对善良百姓之迫害，反映出被受害者要求昭雪的强烈愿望。时代呼唤清官，人民渴望青天。对执法者护法必誉，枉法必参，犯法必究，法海无边，唯法是依；令违法者受惩戒，致犯大法者

伏法受诛；自古以来，法网恢恢，苍天有眼。

《谋海惊奇》25篇，这里没有军师将相运筹帷幄之用兵厮杀，而是日常生活中男女老少怎样运用谋略智慧去识破奸巧，战胜歹徒，保护自己，增长知识和创家立业。这是阳谋。至于坏人骗情骗钱，拐妇拐幼，种种圈套，则是阴谋，足可启发世人防欺御骗。而《拐子回头》之篇，也存劝戒，非徒消遣而已。谋海有正有反，时人当从两面观。

《四海惊奇》由古林先生编次于1993年，因出版社发行问题而未能及时排印。现稍作更动选定，每篇题目或用原题，或略加修改。所选文字忠于原著，重新标点分段，极个别处稍作调整，篇末注明出处。在此一并说明。

梅 季

一九九五年五月

目 录

- 1 风月瑞仙亭
6 杜丽娘还魂牡丹亭
12 唐解元一笑姻缘
20 卖油郎独占花魁
51 苏小娟一诗正果
61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
68 玉鸳鸯画扇四题诗
82 乐小舍拼生觅偶
88 权学士远乡寻丹桂
103 吴秀才志诚求偶
118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138 良缘狐作合
149 青楼女终嫁才郎
156 裴秀娘夜游西湖
163 湖上玉箫情
173 藐姑楚玉戏里传情
194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206 青梅竹马闹囍圈
222 卢梦仙江上寻妻
243 乞丐妇重配鸾俦

-
- 258 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274 冯玉梅团圆
282 玉堂春落难逢夫
313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319 陈多寿生死夫妻
333 金生翠翠死成双

风月瑞仙亭

入话：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慢促相思调，不是知音不与弹。

汉武帝元狩二年，四川成都府一秀士司马长卿，双名为相如，自父母双亡，孤身无倚，齋盐自守。贯串百家，精通经史。虽然游艺江湖，其实志在功名。出门之时，过城北七里许，曰升仙桥。相如大书于桥柱上：“大丈夫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所以北抵京洛，东至齐楚。遂于梁孝王之门，与邹阳、枚皋辈为友。

不期梁王薨，相如谢病归成都市上。临邛县有县令王吉，每每使人相招。一日，到彼相会，盘桓旬日。谈间，言及本处卓王孙巨富，有亭台池馆，华美可玩。县令着人去说，交他接待。

卓王孙资才巨万，童仆数百，门阑奢侈。园中有花亭一所，名曰“瑞仙”。四面芳菲，锦绣烂熳，真可游览休息。京洛名园，皆不能过此。所以游宦公子，江湖士夫，无不相访。这卓员外丧偶不娶，慕道修真。只有一女，小字文君，及笄未聘。聪慧过人，姿态出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描龙刺凤，女工针指，饮饌酒浆，无所不通。员外一应家中事务，皆与文君计较。

其日早晨，闻说县令友人司马长卿乃文章巨儒，知员外宅上园池佳胜，特来游玩。卓员外慌忙迎接至后花园中瑞仙亭上。相如举目看那园中景致，但见：径铺玛瑙，栏刻香檀。聚山坞风光，为园林景物。山叠岷山怪石，槛栽西洛名花。梅开庾岭冰姿，竹染湘江愁泪。春风荡漾，上林李白桃红；秋日凄凉，夹道橙黄橘绿。池沼内，鱼跃锦鳞；花木上，禽飞翡翠。

卓员外动问姓名，相如答曰：“司马长卿。因与王县令故旧，特来相探，留连旬日，闻知名园胜景，故来拜访。”卓员外道：“先生去县中安下不便，敢邀车马于敝舍，何如？”相如遂令人唤

琴童，携行李来瑞仙亭安下。倏忽半月。

且说卓文君去绣房中，每每存想：“我父亲营运家业，富之有余，岁月因循，寿年已过。奈何！奈何！况我才貌过人，性颇聪慧，选择良姻，实难其人也。此等心事，非明月残灯，安能知之？虽有侍妾，资性狂愚，语言妄出，因此上抑郁之怀，无所倾诉。昨听春儿说有秀士司马长卿来望父亲，留他在瑞仙亭安下，乃于东墙琐窗内，窥视良久，见其人俊雅风流，日后必然大贵。但不知有妻无妻？我若得如此为丈夫，平生愿足！争奈此人箠囊屡空，若待媒证亲，俺父亲决然不肯，倘若错过此人，再后难得。”

过了两日，女使春儿见小姐双眉愁蹙，必有所思，乃对小姐曰：“今夜三月十五日，月色光明，请小姐花园中散闷则个。”小姐口中不说，心下思量：“自见了那秀才，日夜废寝忘餐，放心不下，我今主意已定，虽然有亏妇道，是我一世前程。”收拾些金珠首饰在此。小姐分付春儿：“打点春盛食鼎灯笼。我今夜与你赏月散闷。”春儿打点完备，挑着，随小姐行来。

话中且说相如自思道：“文君小姐貌美聪慧，甚知音律。今夜月明下，交琴童焚香一柱，小生弹曲瑶琴以挑之。”

文君正行数步，只听得琴声清亮，移步将近瑞仙亭，转过花荫下，听所得弹琴音曰：凤兮，凤兮，思故乡，遨游四海兮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在我旁。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颡颡乎共翱翔？凤兮，凤兮，从我栖，得托掌尾永为妃，交情逼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小姐听罢，对待女曰：“秀才有心，妾亦有心，今夜既到这里，可去与秀才相见。”遂乃行到亭边。

相如月下见了文君，连忙起身迎接，道：“小生闻小姐之名久矣，自愧缘慳分浅，不能一见。恨无磨勒盗红绡之方，每起韩寿偷香窃玉之意。今晚既蒙光临，小生不及远接，恕罪！恕罪！”文君敛衽向前道：“先生在此，失于恭敬，抑且寂寞，因此特来相见。”相如曰：“不劳小姐挂意，小生有琴一张，自能消遣。”文君曰：

“妾早知先生如此迂阔，不来冒渎，今先生视妾有私奔之心，故乃轻言，琴中之意，妾已备知。”相如跪而告曰：“小生得见花颜，死也甘心。”文君曰：“请起。妾一夜到此，与先生同赏月，饮三杯。”

春儿排酒果于瑞仙亭上。文君、相如对饮。相如细视文君，果然生得，眉如翠羽，肌如白雪。振绣衣，被挂裳。秣不短，纤不长。毛嫱郢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临溪双洛浦，对月两嫦娥。酒行数巡，文君令春儿：“收拾前去，我便回来。”相如曰：“小姐不嫌寒儒鄙陋，欲就枕席之欢。”文君笑曰：“妾慕先生才德，欲奉箕帚，唯恐先生久后忘恩。”相如曰：“小生怎敢忘小姐之恩！”

文君许成夫妇。二人倒凤颠鸾，顷刻云收雨散。文君曰：“只恐明日父亲知道，一经于官，必致凌辱。如今收拾些少金珠在此，不如今夜与先生且离此间，别处居住。倘后父亲想念，搬回，一家完聚，也未可知！”相如与文君同下瑞仙亭，出后园而走。却似：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

且说春儿至天明不见小姐在房，亭子上又寻不见，报与老员外得知。寻到瑞仙亭上，和相如都不见。员外道：“相如是文学之士，为此禽兽之行！小贱人，你去自幼读书，岂不闻：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则止。事无擅为，行无独处，所以正妇道也。你不闻父命，私奔苟合，你到他家，如何见人？”欲要讼之于官，争奈家丑不可外扬，故尔中止。且看他有何面目相见亲戚乎！从此，隐而不出。正所谓：含羞无语自沉吟，咫尺相思万里心，抱布贸丝君亦误，知音尽付七弦琴。

却说相如与文君到家，相如自思：“囊篋罄然，难以度日。正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想我浑家乃富贵之女，岂知如此寂寞。所喜者，略无愠色，颇为贤达。他料想司马长卿必有发达时分。”正愁闷间，文君至，曰：“我离家一年。你家业凌替，可将我首饰钗钏卖了，修造房屋。我见丈夫郁郁不乐，怕我有懊恼。我既委身于你，乐则同乐，忧则同忧。生同衾，死同穴。”相如曰：

“深感小姐之恩。但小生殊无生意。俗语道：‘家有千金，不如日进分文；良田万顷，不如薄艺随身。’我欲开一个酒肆，如何？”文君曰：“既如此说，贱妾当垆。”

未及半年，忽一日，正在门前卖酒，只见天使捧诏道：“朝廷观先生所作《子虚赋》，文章洁烂，超越古人，官里叹赏：‘飘飘然有凌云之志气，恨不得与此人同时！’有杨得意奏言：‘此赋是臣之同里司马长卿所作，见在成都闲居。’天子大喜，特差小官来征。走马临朝，不许迟延。先生收拾行装，即时同行。”正是：一封丹凤诏，方表丈夫才。

当夜，相如与文君言曰：“朝廷今日征召，乃是友人杨得意举荐。如今天使在驿，走等起程。”文君曰：“日后富贵，则怕忘了瑞仙亭上与日前布衣时节。”相如曰：“小生那时虽见小姐容德，奈深堂内院，相见如登天之难，若非小姐垂怜看顾，怎能匹配？小生怎敢忘恩负义！”文君曰：“如今世情至薄，有等蹈德守礼，有等背义忘恩者。”相如曰：“长卿决不为此！”文君曰：“秀才也有两般。有‘君子儒’，不论贫富，志行不私；有那‘小人儒’，贫时又一般，富时就忘了贫时。”长卿曰：“人非草木禽兽，小姐放心！”文君又囑：“非妾心多，只怕你得志忘了我！”夫妻二人不忍相别。文君囑曰：“此时已遂题桥志，莫负当垆涤器人！”

且不说相如同天使登程，却说卓王孙听得杨得意举荐司马长卿，蒙朝廷征召去了，自言：“我女儿有先见之明，为见此人才貌双全，必然显达，所以成了亲事。老夫想起来，男昏女嫁，人之大伦。我女婿不得官时，我先带侍女春儿，同往成都去望，乃是父子之情，无人笑我。若是他得了官时去看他，交人道我趋时奉势。”次日，带同春儿，径到成都府，寻见卓文君。

文君见了父亲，拜道：“孩儿有不孝之罪，望爹爹饶恕！”员外道：“我儿，你想杀我！今日送春儿来伏侍你。孩儿，你在此受寂寞，比在家享用不同，你不念我年老无人？”文君曰：“爹爹跟前不敢隐讳。孩儿见他文章绝代，才貌双全，必有荣华之日，因

此上嫁了他。”卓员外云：“如今且喜朝廷征召，正称孩儿之心。”卓员外住下，待司马长卿音信。于是：眼望旌节旗，耳听好消息。

且说司马长卿同天使至京师，朝见，献《上林赋》一篇，天子大喜，即拜为著作郎，待诏金马门。近有巴蜀开通西南夷诸道，用军兴法，转漕繁冗，惊扰夷民。官里闻知大怒，召长卿议论此事，令作谕巴蜀之檄。官里道：“此一事，欲待差官，非卿不可。”乃拜长卿为中郎将，持节，拥誓剑、金牌，先斩后奏：“卿若到彼，安抚百姓，缓骑回程，别加任用。”长卿自思：“正是衣锦还乡，已遂平生之愿，”乃谢恩，辞天子出朝。遂车前马后，随从者甚多。一日，迤迳到彼处，劝谕巴蜀已平，蛮夷清静。不过半月，百姓安宁，衣锦还乡。

（选自 [明] 冯惟 《清平山堂话本》）

杜丽娘还魂牡丹亭

闲向书斋览古今，罕闻杜女再还魂。聊将昔日风流事，编作新闻励后人。

话说南宋光宗朝间，有个官人升授广东南雄府尹，姓杜名宝字光辉，进士出身，祖贯山西太原府人，年五十岁。夫人甄氏，年四十二岁，生一男一女。其女年一十六岁，小字丽娘。男年一十二岁，名唤兴文，姊弟二人俱生得美貌清秀。杜府尹到任半载，请个教读，于府中书院内教姊弟二人读书学礼。不过半年，这小姐聪明伶俐，无书不览。无史不通，琴棋书画，嘲风咏月，女工针指，靡不精晓。府中人皆称为女秀才。

忽一日，正值季春三月中，景色融和，乍晴乍雨天气，不寒不冷时光，这小姐带一侍婢名唤春香，年十岁，同往本府后花园中观赏。信步行至花园内，但见：假山真水，翠竹奇花。普环碧沼，旁栽杨柳绿依依；森耸青峰，侧畔桃花红灼灼。双双粉蝶穿花，对对蜻蜓点水。梁间紫燕呢喃，柳上黄莺睥睨。纵目台亭池馆，几多瑞草奇葩。端的有四时不谢之花，果然是八节长春之草。这小姐观之不足，触景伤情，心中不乐，急回香阁中，独坐无聊，感春慕景，俯首沉吟而叹曰：“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见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感慕景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郭华偶逢月英，张生得遇崔氏，曾有《钟情丽集》、《娇红记》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似皆一成秦晋。嗟呼，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叹息久之，曰：“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耶？”遂凭几昼眠。才方合眼，忽见一书生年方弱冠，丰姿俊秀，于园内折杨柳一枝，笑谓小姐曰：“姐姐既能通书史，可作诗以赏之乎？”小姐欲答，又

惊又喜，不敢轻言。心中自忖，素昧平生，不知姓名，何敢辄入于此？正如此思间，只见那书生向前将小姐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栏边，共成云雨之欢娱，两情和合。忽值母亲至房中唤醒，一身冷汗，乃是南柯一梦。忙起身参母，礼毕，夫人问曰：“我儿何不做些针指，或观玩书史，消遣亦可，因何昼寝于此？”小姐答曰：“儿适在花园中闲玩，忽值春暄恼人，故此回房，无可消遣，不觉困倦少息，有失迎接，望母亲恕儿之罪。”夫人曰：“孩儿，这后花园中冷静，少去闲行。”小姐曰：“领母亲严命。”道罢，夫人与小姐同回至中堂饭罢。这小姐口中虽然如此答应，心内思想梦中之事，未尝放怀，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饮食不思，泪眼汪汪，到晚不食而睡。次早饭罢，独坐后花园中，闲看梦中所遇书生之处，冷静寂寥，杳无人迹。忽见一株大梅树，梅子磊磊可爱，其树矮如伞盖。小姐走至树下，甚喜而言曰：“我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道罢回房，与小婢春香曰：“我死，当葬于梅树下，记之记之！”次早，小姐临镜梳妆，自觉容颜清减，命春香取文房四宝至镜台边，自画一小影，红裙绿袄，环珮玳瑁，翠翘金凤，宛然如活。以镜对容，相象无一，心甚喜之。命弟将出衙去裱背店中裱成一幅小小行乐图，将来挂在香房内，日夕观之。一日，偶成诗一绝，自题于图上：“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诗罢，思慕梦中相遇书生曾折柳一枝，莫非所适之夫姓柳乎？故有此警报耳。

自此丽娘慕色之甚，静坐香房，转添凄惨，心头发热，不疼不痛，春情难遏，朝暮思之，执迷一性，恹恹成病，时年二十一岁矣。父母见女患病，求医罔效，问佛无灵，自春至秋，所嫌者金风送暑，玉露生凉，秋雨潇潇，生寒彻骨，转加沉重。小姐自料不久，令春香请母至床前，含泪痛泣曰：“不孝逆女，不能奉父母养育之恩，今忽夭亡，为天之数也。如我死后，望母亲埋葬于后园梅树之下，平生愿足矣。”嘱罢，哽咽而卒，时八月十五也。母大痛，命具棺椁衣衾收殓毕，乃与杜府尹曰：“女孩儿命终时分

付要葬于后园梅树之下，不可逆其所愿。”这杜府尹依夫人言，遂令葬之。其母哀痛，朝夕思之。光阴迅速，不觉三年任满，使官新府尹已到，杜府尹收拾行装，与夫人并衙内杜兴文一同下船回京，听其别选，不在话下。

且说新府尹姓柳名恩，乃四川成都府人，年四十，夫人何氏，年三十六岁。夫妻恩爱，只生一子，年一十八岁，唤作柳梦梅，因母梦见食梅而有孕，故此为名。其子学问渊博，琴棋书画，下笔成文，随父来南雄府。上任之后，词清讼简，这柳衙内因收拾后房，于草茅杂沓之中，获得一幅小画，展开看时，却是一幅美人图，画得十分容貌，宛如姮娥。柳衙内大喜，将去挂在书院之中，早晚看之不已。忽日，偶读上面四句诗，详其备细：“此是人家女子行乐图也，何言不在梅边在柳边，此乃奇哉怪事也。”拈起笔来，亦题一绝以和其韵，诗曰：“貌若嫦娥出自然，不是天仙是地仙。若得降临同一宿，海誓山盟在枕边。”诗罢，叹赏久之。却好天晚，这柳衙内因想画上女子，心中不乐，正是不见此情情不动，自思何时得此女会合，恰似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懒观经史，明烛和衣而卧。翻来复去，永睡不着，细听谯楼已打三更，自觉房中寒风习习，香气袭人。衙内披衣而起，忽闻门外有人扣门，衙内问之而不答，少顷又扣，如此者三次。衙内开了书院门，灯下看时，见一女子，生得云髻轻梳蝉翼，柳眉颦蹙春山。其女趋入书院，衙内急掩其门，这女子敛衽向前，深深道个万福。衙内惊喜相半，答礼曰：“妆前谁氏，原来夤夜至此？”那女子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碎玉，答曰：“妾乃府西邻家女也，因慕衙内之丰采，故奔至此，愿与衙内成秦晋之欢，未知肯容纳否？”这衙内笑而言曰：“美人见爱，小生喜出望外，何敢却也？”遂与女子解衣灭烛，归于帐内，效夫妇之礼，尽鱼水之欢。少顷，云收雨散，女子笑谓柳生曰：“妾有一言相恳，望郎勿责。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于郎矣，勿负奴心，每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柳生笑而答曰：“贤卿有心恋于小生，小生岂敢忘于贤卿乎？但不知姐姐姓甚何名？”女答曰：

“妾乃府西邻家女也。”言未绝，鸡鸣五更，曙色将分，女子整衣趋出院门，柳生急起送之，不知所往。至次夜，又至。柳生再三询问姓名，女又以前意答应，如此十余夜。一夜，柳生与女子共枕而问曰：“贤卿不以实告于我，我不与汝和谐，白于父母，取责汝家。汝可实言姓氏，待小生禀于父母，使媒妁聘汝为妻，以成百年夫妇，此不美哉？”女子笑而不言，被柳生再三促迫不过，只得含泪而言曰：“衙内勿惊，妾乃前任杜知府之女杜丽娘也。年十八岁，未曾适人，因慕情色，怀恨而逝。妾在日常所爱者后园梅树，临终遗嘱于母，令葬妾于树下，今已一年。一灵不散，尸首不坏，因与郎有宿世缘姻未绝，郎得妾之小影，故不避嫌疑，以遂枕席之欢，蒙君见怜，君若不弃幻体，可将妾之衷情，告禀二位椿萱，来日可到后园梅树下，发棺视之，妾必还魂与郎共为百年夫妇矣。”这衙内听罢，毛发悚然，失惊而问曰：“果是如此，来日发棺视之。”道罢，已是五更，女子整衣而起，再三叮咛：“可急视之，请勿自误。如若不然，妾事已露，不复再至矣。望郎留心，勿使可惜矣。妾不得复生，必痛恨于九泉之下也。”言讫，化清风而不见。

柳生至次日饭后，入中堂禀于母。母不信有此事，乃请柳府尹说知。府尹曰：“要知明白，但问府中旧吏门子人等，必知详细。”当时柳府尹召唤旧吏人等问之，果有杜知府之女杜丽娘葬于后园梅树之下，今已一年矣。柳知府听罢惊异，急唤人夫同去后园梅树下掘开，果见棺木，揭开盖棺板，众人视之，面颜俨然如活一般。柳知府教人烧汤，移尸于密室之中，即令养娘侍婢脱去衣服，用香汤沐浴洗之，霎时之间，身体微动，凤眼微开，渐渐苏醒。这柳夫人教取新衣服穿了。这女子三魂再至，七魄重生，立身起来，柳相公与柳夫人并衙内看时，但见身材柔软，有如芍药倚栏干；翠黛双垂，宛似桃花含宿雨。好似浴罢的西施，宛如沉醉的杨妃。这衙内看罢，不胜之喜，叫养娘扶女子坐下，良久，取安魂汤定魂散吃下。少顷，便能言语，起身对柳衙内曰：“请爹妈二位出来拜

见。”柳相公、夫人皆曰：“小姐保养，未可劳动。”即唤侍女扶小姐去卧房中睡。少时，夫人分付，安排酒席于后堂庆喜。当晚筵席已完，教侍女请出小姐赴宴，当日杜小姐喜得再生人世，重整衣妆，出拜于堂下。柳相公与杜小姐曰：“不想我愚男与小姐有宿世缘分，今得还魂，真乃是天赐也。明日可差人往山西太原去寻问杜府尹家接下报喜。”夫人对相公曰：“今小姐天赐还魂，可择日与孩儿成亲。”相公允之。至次日，差人持书报喜，不在话下。

过了旬日，择得十月十五吉日，正是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大排筵宴，杜小姐与柳衙内同归罗帐，并枕同衾，受尽人间之乐。

话分两头，且说杜府尹回至临安府寻公馆安下，至次日，早朝见光宗皇帝，喜动天颜，御笔除授江西省参知政事，带夫人并衙内上任已经两载。忽一日，有一人持书至在相公案下，相公问何处来的？答曰：“小人是广东南雄府柳府尹差来。”怀中取书呈上。杜相公展开书看，书上说小姐还魂与柳衙内成亲一事，今特驰书报喜。这杜相公看罢大喜，赏了来人酒饭，“待我修书回复柳亲家。”这杜相公将书入后堂与夫人，说南雄府柳府尹送书来，说丽娘小姐还魂与柳知府男成亲事，夫人听知大喜，曰：“且喜昨夜灯花结蕊，今宵灵鹊声频。”相公曰：“我今修书回复，交伊朝晚在临安府相会。”写了回书付与来人，赏银五两，来人叩谢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柳衙内闻知春榜动，选场开，遂拜别父母妻子，将带仆人盘缠前往临安府会试应举。不则一日，已到临安府客店安下，径入试院，三场已毕，喜中第二甲进士，除授临安府推官。柳生驰书遣仆报知父母妻子，这杜小姐已知丈夫得中，任临安府推官，心中大喜。至年终，这柳府尹任满，带夫人并杜小姐回临安府推官衙内投下。这柳推官拜见父母妻子，心中大喜，排筵庆贺，以待杜参政回朝相会。住不两月，恰好杜参政带夫人并公子回至临安府馆驿安下，这柳推官迎接杜参政并夫人至府中与妻子杜丽娘相